

## 《神學論集》與我

張春申

手裡收到《神學論集》148期，表示它已誕生三十七年了。這本期刊是上海徐家匯神學院避秦於菲律賓碧瑤，遷來台灣之後的出版物，亦可說時值梵二大公會議期間誕生的。一般而論，它的內容自然而然地反映這個階段天主教的神學思潮。最近一期的特稿是：神學在地化的前驅—吳德生博士，雖然他本人直接在神學領域中的作品不多，但他的生平或許可作為本地化的象徵之一。

《神學論集》是輔大神學院的期刊，理所當然是團隊性的刊物，需要隨著本地教會以及普世神學界的潮流，在自己的領域中發表具有可讀性的資料。一般說來，它保持這方面的敏感，但又得附合讀者的期待。至於我自己，隨著它一期一期的出版，陸續寫出長短不同的文章，基本上屬於信理神學範圍。比較有記錄性的文章，是寫在紀念神學院創立五十年的《中國教會的本位化神學—二十年記錄》。它發表在《神學論集》42期，距今已有二十七年多了。若有人寫另一篇文章記錄出來，這將是很豐富的資料，包括後來的三十年。

兩年多前，神學院誕生七十五週年，輔大神學叢書出版了《張春申神學論文選集》，收集了我在《神學論集》中發表過的一些文章，說真的，我還得感謝這份期刊呢！為了按期付梓，

終得衆志成城，共同付出。整體說來，它還能維持水準，天主教華語世界的神學又保存了一個紀錄。

我自己當然是《神學論集》的忠實讀者。感覺上，它還能趕上普世教會的步伐，標誌重要的發展，為華人教會效力與服務。但鑑於當代中國教會的實際情況，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神學領域中，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。

上課與寫作兩者，具有相輔相成之作用。講述可自由發揮，與聽者互動；至於寫作則必須前後貫通，用字謹慎。畢生在神學園地耕耘，實是一大恩典。惟中國天主教會近半世紀的實況，較為艱苦，缺少良好管道彼此溝通，此可見於已經出版的《神學論集》之中。期能託上主之祐，未來露出曙光，兼容東西南北、海內海外，一同根據天主啓示，詮釋與反省天主聖言的本地化。

最後，不免要談談，對於所謂神學本地化，或中國神學又有什麼感想呢？很早以前，我曾檢討過，發表了一篇名為〈近三十年來中國神學的得失〉，那是《神學論集》第 40 期中的文章，距今已有三十五年多了，中國神學又是如何呢？誰去記錄與評估呢？也許這該是團隊性的工作！